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【台湾】白天

# 冷血女郎

现代

粗犷江湖

小说系列

I247.5  
B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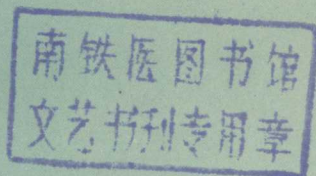


现代粗犷江湖小说

# 冷血女郎

【台湾】白天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1570

(苏)新登字007号

## 冷血女郎

著 者：(台湾)白 天

责任编辑：沈 瑞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泰兴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375 插页2

字数：110,000 199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667-7/I·645

定 价：4.5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虽是月满的深夜，但浮云游动，使它忽隐忽现。

它那如同少女白净娇妩的圆圆脸蛋儿，像在捉迷藏似地，一会儿隐藏在云堆里，一会儿又露了出来……

就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里，静寂的街角上，突然出现了一条看似庞然大物的黑影。乍看之下，他非人非兽，仿佛来自其他星球的怪物！

但他的行动相当敏捷，一眨眼就忽然消失不见了……

街的尽头，斜对着“黄金戏院”的狭巷里，第三家那幢旧式的平房，便是戏院老板朱彪的住宅。

朱老板已四十开外，至今仍然打的是光棍，不过他这“王老五”的生活并不寂寞。因为他所经营的这家戏院，是以表演“艳舞”为号召的。

不但经常不断地有着外来的歌舞团租借场地演出，同时他自己也拥有一个班底，抽空档就补上。所以他住的地方，几乎每夜都少不了女人，并且是随时换换胃口。

那些脱衣舞娘，为了迎合这位大老板，投其所好，还能不向他巴结，大献殷勤，施出浑身解数？

今夜陪着朱彪的，是“黄金歌舞团”里的台柱蓓蒂，她之所以能在团里独挑大梁，固然是凭着那丰满诱人的胴体和演出时的大胆作风，颇能号召观众，迎合一般人的胃

口。但另一个更使朱老板大力捧她的原因，却是仗着她的床上功夫！

时间已是深夜将近一点，由于今晚的卖座成绩不错，要不是另一家戏院以一对热情大胆的外国女郎为号召，拉去了一部分喜欢新鲜的好奇观众，使这边大受影响，起码得多卖个两成座。

不过，尽管只卖了六成左右，好在是自己的班底演出，除了一切开销，结算下来仍然比别人的舞团租场卖个满座还强！

所以朱彪今夜特别高兴，最后一场十一点半钟结束后，他等着蓓蒂卸装完毕，就带着她去附近吃了夜宵。然后径返他的住宅。

朱彪在吃夜宵时多喝了几杯，已有几分醉意，平时他这里总有几个亲信的手下，聚集在一起赌钱，一赌就是通宵达旦。

好在他这幢房子旧虽旧，倒很宽敞，一共有四五间，他的卧房在最后面，跟前面的客厅不发生关系。所以尽管那些手下在客厅里弄翻了天，他照样在卧房里消他的魂，根本不受干扰。

其实，他之所以每夜弄些人回来赌钱，并不是因为喜欢热闹，而是借此要这些亲信，手下替他守夜。

显然地，他似乎随时随地都在提心吊胆，提防着什么。可是，他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才这么做贼心虚呢？那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了！

今夜和往常一样，客厅里有七八个人在赌“梭哈”，而朱彪却跟蓓蒂在后面的卧房里，关上了房门，尽情地销



魂……

客厅里几个人正赌得起劲，突然听得后面朱彪的卧房里，发出一声巨响，“哗啦啦”一声，仿佛是有人用一块巨石，砸碎了玻璃窗的声响。

在场的人无不猛地一惊，相顾愕然！

一名大汉轻声急说：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另一名大汉接口说：

“老板今夜多喝了几杯，大概在发酒疯吧！……”

在座的蔡国雄，是“黄金大戏院”的经理，他身份最高，年纪也最长，不禁有些以老卖老地说：

“嗯！我看准是为了‘月宫戏院’跟我们打对台，今夜他们头一场就卖了个满座，老板看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！”

最先开腔的大汉说：

“可是他不会把火气，发在蓓蒂的身上呀……”

另一大汉接口说：

“那你错啦！我们老板就是这点好，无论再大的火，绝不发在我们头上，都发泄在那些娘们的身上，火一发完就没事了！”

“这是最好发火的地方，”又一大汉笑说，“无论老板有多大的火气，凭蓓蒂的床上功夫，那两手就准能让老板消火化气！”

另一大汉打趣地说：

“你他妈的怎么知道，蓓蒂的床上功夫行？好像你领教过了似的！”

那大汉脸上一红，急说：

“阿林，你可别他妈的胡说八道，万一传到老板耳朵里去，我可……”

蔡国雄静听了片刻，忽然诧异地说：

“你们别吵，让我听听！……咦？奇怪了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啦？”

一名大汉耸耸肩，神秘地一笑说：

“雷声过后，接着就是翻云覆雨了，怎么能老打空雷呀！”

另一大汉说：

“我敢打赌，老板跟蓓蒂现在的‘战况’，一定比我们更激烈哩！”

蔡国雄突然把手里抓的牌，朝桌上一放说：

“阿林，你到后面去看看！”

阿林面有难色地说：

“蔡经理，我怎么能去看他们，那不是……”

蔡国雄正色说：

“我不是让你闯进房去看，只是到房外听听动静，因为刚才那一声巨响，实在很值得可疑！”

阿林大概是不想去挨骂，呐呐地说：

“我看……可能是老板发脾气，砸碎了什么东西，立刻被蓓蒂劝住了，所以……”

蔡国雄把脸一沉，命令说：

“我叫你去看看，你就去看看再说！”

阿林无可奈何，只好勉强离开了赌桌，敢怒而不敢言地走向里面去。

经过一条走道，拐了个弯，便已来到了朱彪的卧房门口。

阿林不敢出声，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口，附耳在门上听了片刻，房里竟毫无动静和声息。

是不是狂风暴雨过后，已经风消云散了，才这样安静？

但阿林又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假如朱老板是精疲力竭了，那么怎会听不见他的喘息声？

他情知有异，一时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立即蹲下身去，把左眼闭起，将右眼凑上锁孔，向里面一张，只见房里的灯亮着，床边地上躺着一个赤裸裸的女人，赫然就是蓓蒂！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连朱彪是否在房里都不及看清了，他就拉开了嗓门惊呼起来了：

“不好了，出事啦！”

客厅里的人一听他的呼喊，顿时大吃一惊，忙不迭赶来看。

蔡国雄一马当先，冲到房外就急问：

“阿林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阿林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手指着房门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房，房里，蓓蒂……”



蔡国雄赶紧把阿林推开，急把眼睛向锁孔里一张，也惊得魂飞天外，忙用手在门上拍着：

“朱老板！朱老板……”

叫了两声，房里毫无动静，他情急之下，急命令两名大汉过来，合力猛向房门撞了去。

“嘭”地一声，房门被撞开了，只见蓓蒂赤裸裸地躺在床边，却不知朱彪的去向。

再看，两扇窗已被撞开，窗上的玻璃全部粉碎！蔡国雄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命令几名大汉越窗而出，追到外面的小院子里去查查看。

他自己则急趋床前，蹲下身去仔细一看，蓓蒂竟已香消玉殒！

这全身一丝不挂的女人，遍体找不出一丝致命的伤痕，也毫无血迹，那么，她是怎样致死的呢？

蔡国雄再仔细翻查了一遍，拨开她披散的长发，终于在她的颈部，发现一圈似乎被铁链勒过的紫红色伤痕！

毫无疑问，这就是她的致命伤！但既然有人破窗而入，来向他们下手，蓓蒂为什么不出声呼救呢？

朱彪又怎么不在呢？而他的衣服，包括内衣裤，全部都脱下丢在床上，难道他赤身裸体去追凶手了？

这似乎不可能，因为他们就在前面客厅聚赌，朱彪即使要追凶手，也会大声喊叫，使他们赶来相助，而不至于一个人光着身子去冒险的。

那么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朱彪被人劫持而去了！

几名越窗而出的大汉，在那种有树木的小院子里搜查了一遍，毫无发现，甚至打开后门，追出通另一条街的狭巷，也没有看见一点动静。

他们一直追到街上，仍然没有任何发现，只好沮丧地回去向蔡国雄复命。

蔡国雄总算还沉得住气，他冷静地沉思了一阵，终于当机立断说：

“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朱老板的生死也不明，所以这件事暂时绝不能声张出去。你们都留在这里守着，我马上到叶老爷子那里去一趟，假如再有什么动静，立刻打电话去通知我，任何人不许擅自作主！”

交待完毕，他便匆匆离去，独自赶到叶公馆。

这位叶老爷子在“萨耳岛”上，是位“德高望重”的人物。他在黑社会里，俨然是以退休的老前辈自居，拜在他门下的徒子徒孙，真是多如过江之鲫。所以，他表面上是退休了，实际上却拥有相当庞大的势力。

在菲律宾群岛中，除了吕宋岛和民答那峨之外，萨耳岛算这几个大岛之一，与“描示”和“雷伊泰”两个隔海遥望的大岛，恰好成为鼎足而三之势。

而它距离吕宋岛的最西南端，仅只有一海之隔，乘快艇不消一二十分钟就可到达了。

朱彪不仅是拜在叶光普老爷子门下的，同时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，所以这里一出事，蔡国雄立刻就去向他报告。

偏偏叶公馆今夜有客，而且是来自马尼拉的两贵  
宾，一位是赵鑫，他在岷市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，跟他一  
起来的，却是赫赫有名的“黄领带”罗奇！

他们联袂来到萨耳岛，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因为赵鑫  
的女儿失踪后，曾恳托罗奇出马，前往哪呀查寻她的下落。

可是罗奇一到哪呀，当地早已布下“天罗地网”，几  
次使他几乎把命送掉，幸而凭他的机警和身手，才得化险为  
夷，终于在九死一生之下，使对方那骇人听闻的“交易”  
未能成交。

最后他以为，赵鑫的女儿必然在那批受对方利用的  
“嘻痞”之中，只要被警方一网打尽，这位寻女心切的父  
亲，仅需出面保释，领回女儿就行了。

因此罗奇不需要再挺身而出，只要在暗中为他们父  
女重逢庆幸，但结果大大出他意料之外，当警方根据主  
犯的供述，前往查缉那批“嘻痞”时，他们竟已闻风逃逸无  
踪了呀。

赵鑫赶到哪呀时，并没有寻回失踪的女儿，罗奇只好  
出面了。两个人一研究，判断出那些作为散的“嘻痞”，必  
已化整为零，各奔前程了。

由于警方追缉的风声很紧，那些青年男女无处可以  
藏匿，唯一的可能，就是渡海逃往萨耳岛。

他们双双联袂来到这个大岛上，按照江湖上的规矩，  
先得投贴拜访当地这位财大势大的叶老爷子，一则是礼  
貌上的拜会，一则是希望能给与方便和协助。

叶光普对赵鑫并不怎么，而“黄领带”三个字，他却早已闻风了，难得有这个机会结识，他自然乐于套套交情，当时就一口答应，尽力为他们打听消息。

为了尽地主之谊，叶公馆里特地备了丰盛的酒菜款待，老爷子不但亲自奉陪，还邀了他门下几个最得意，而在当地已功成名就，极有势力的门生来作陪客，趁此机会介绍他们认识罗奇。

宾主一见如故，说得十分投机，所以这一顿晚餐，从晚上八点多钟开始，一直吃喝到深夜快一点始告结束。

现在他们正在客厅里，一面喝着咖啡，一面继续畅谈，他们海阔天空地谈着，但谈的不是国际大事，而是江湖风云，以及罗奇这几年来，亲身经历的奇遇……

蔡国雄虽是“黄金大戏院”的经理，在叶光普面前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所以一看客厅里高朋满座，他就不敢贸然闯进去了。

他只好向守在门外的一名大汉轻声说：

“老兄，麻烦你进去告诉老爷子一声，就说‘黄金大戏院’的蔡经理来了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需要向老爷子当面报告……”

那大汉火辣辣地说了声：

“你等在这里吧”又向另两名大汉施了个眼色，似乎要他们看着蔡国雄，不让他乱闯，然后才走进了客厅。

大汉走到叶光普坐的沙发旁，弯下腰去，恭恭敬敬地向他轻声说了几句。

早时只见叶公普把眉微微一皱，似乎有些不胜其烦的表情，但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吩咐那大汉说：

“把他从后面带到书房去等着！”

“是！”大汉恭应了一声，立即走出客厅，把蔡国雄带着，从花园绕到后面，带进了书房。蔡国雄连坐都不敢随便坐，站着等了二三分钟，始见叶光普推门而入，他忙不迭上前毕恭毕敬地说：

“老爷子打扰您了，我不知道府上有客。”

叶光普“嗯”了一声，冷冷地问：“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见我？”

蔡国雄郑重其事地回答说：

“老爷子，朱老板家里出了事！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叶光普微微一怔。

蔡国雄便把刚才发生的怪事，从头到尾述说了一遍，最后补充说：

“据我看今夜的事，很可能是‘月宫戏院’那方面人干的！”

“哦？”叶光普诧然问：“你是说洛加亚那边的人？”

蔡国雄断然说：

“一定是他们干的！最近他们一直在放出空气，要跟‘黄金大戏院’打对台，而且将不惜任何代价，非把我们打垮不可。前几天他们弄来一对外国妞儿，今天晚上第一场就卖了个满座，接着第二场又爆满，而我们只卖了不到六成座，相形之下，我们已经吃了很大的疮，不过这确



是他们玩的花样，据我得到正确的消息，实际上他们的卖座情形还不如我们。但他们事先就把大部分的票子，分送了出去，把码头上的工人都拉来装门面，故意造成接连两场爆满，存心砸我们的招牌！”

叶光普沉思了一下说：

“这就奇怪了，既然他们不惜以这种手段占了上风，为什么还要向朱彪下手呢？”

蔡国雄自作聪明地说：

“事情摆在眼前，朱老板明天只要一得到消息，就会采取报复行动。洛加亚虽然是本地人，但他知道我们的后台是您叶老爷子，真要斗起来，他是绝对斗不过我们这边的。所以只有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我们的台柱蓓蒂干掉，再把朱老板劫持而去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稳操胜券啦！”

叶光普却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这有点不合情理，他们既然向蓓蒂下了毒手，要把朱彪干掉，还不是举手之劳，又何必把他劫持而去？”

蔡国雄讷讷地说：

“也许……也许他们把朱老板弄去，是另有目的吧？所以我特地赶来向老爷子报告，请您拿个主意，指示这件事该怎么办呵！”

叶光普想了想说：

“现在你立即回去，连夜查出朱彪的下落，无论是不是洛加亚他们干的，务必要查明，然后我才能出面！”

“是！”蔡国雄唯命是从地说，“一有消息，我就来报告老爷子！”

于是，他立即告辞，匆匆离开了叶公馆。

赶回“黄金大戏院”，他马上召集了大批人马，漏夜展开行动，分头查寻朱彪的下落。

蔡国雄亲自带了一二十人，目标是“月宫戏院”。

洛加亚是菲律宾人，在当地也是个颇有势力的大流氓，一向就跟华籍的黑社会人物势不两立。表面上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暗地里却始终在勾心斗角。

尽管近年来，菲律宾当局实施排华政策，华人处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限制，在社会上的地位低落，连商店的招牌都明文规定不许用汉文。

但无可否认的，华侨在东南亚一带的国家里，数字相当的惊人。他们不但旅居各地多年，已根深蒂固，而且在经济基础上，已俱有绝对的影响力。

尤其在菲律宾，华侨在经济上的实力，非但足可影响整个社会的繁荣，无论在那一方面，也有着功不可没的建树。

因此，洛加亚虽是当地的大流氓，得天时，地利，人和的优势，但真要跟华籍的黑社会人物硬碰，他还得重新估计一下自己的实力哩！

“月宫戏院”距离“黄金大戏院”仅只隔着一一条街，规模和设备倒差不多，如果是在大都市里，只能算是二三流的小戏院。

两家戏院的经营方式，倒是如出一辙，他们都是经常演出歌舞节目，而以“艳舞”为号召，并且除了延揽外来的歌舞团之外，自己也拥有一个班底。

偏偏最近两家戏院都在用自己的班底垫档期，“月宫”方面自知节目略逊于“黄金”，竟不惜以重金礼聘了两个青春貌美的外国妞儿来助阵，企图加强阵容，以资号召，跟“黄金大戏院”的原班人马打对台。

可是观众人数有限，尤其蓓蒂的大胆作风，具有相当的号召力，实在不可轻视。譬如说观众只有一千人，那么两家一打对台，各有千秋，来个平分秋色的话，一边只有五百位观众了。

蔡国雄得到的消息，并非是空穴来风，本来这就是一种竞争的手段，“月宫”方面虽有两位外国妞儿助阵，也没有绝对的把握，能把观众全部拉过去，所以不惜在头两场免费分赠大部分入场券，拉了一批人来充场面，宁可使真正的观众向隅，在戏院门口大排长龙而卖不到票，只求制造成“爆满”达到宣传攻势的目的。

这样一来，纵然两家戏院实际上的卖座情形不分轩輊，而在“月宫”方面已占尽上风，夺得了光彩，这就是洛如亚棋高一着，而朱彪却始料未及的了！

蔡国雄带了一二十人，来到了“月宫戏院”附近，当然不便贸然闯进去，只在周围散布开来，查看这里的动静。

戏院早已打烊，世界上对人生最写实的对照，莫过于戏院了。当演出的时候，可能是盛况空前，无比的热闹，

可是等到曲终人散，那份冷寂和凄凉，就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空虚和惆怅！

这时已近午夜两点，戏院外的霓虹灯，里面的灯光，均已全部熄灭，静静处于一片黑暗中的，仿佛是一座墓地，一堆废墟，附近一带毫无动静了，也没有了丝毫的声息啦。

黑暗中，藉着夜空忽隐忽现的一轮明月，使周遭的一切，时而现露，时而就隐没了。

在“月宫戏院”的附近，只见人影幢幢……忽听一名大汉轻声说：

“妈的，他们做的广告，确实比我们高明，看上去就像真人一样。你看他们那大门旁广告牌里光着身子的妞儿，多性感，诱惑……”

另一名大汉忽说：“咦，那广告牌上画的，怎么像是个男人？”那大汉不禁笑骂起来：

“去你妈的，老子从来还没听说过，用男人表演脱衣舞的！”

另一大汉用手一指说：“你再看看清楚！”

正好浮云飘过，明月乍现，使他们看清了那大门旁矗立的巨型广告牌。不错，左旁画的，确实是个金发碧眼，全身一丝不挂，侧身而立，作回首嫣然一笑状的外国女郎，右旁一个则